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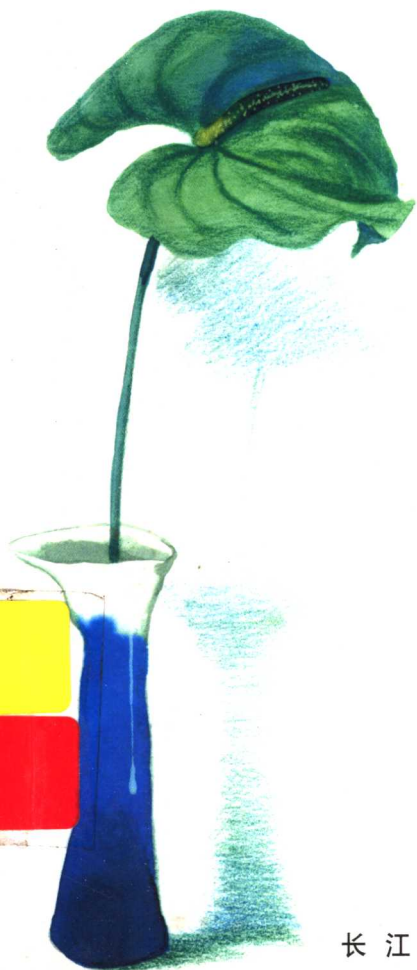
小说精选

作文大赛获奖者

第7届新概念 NEW Concept



田禾 冯伟 编

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新出图证(鄂)字 0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第七届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者小说精选/田禾、冯伟编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05.6

ISBN 7-5354-3043-0

I.第…

II.①田 ②冯…

III.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IV.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37301 号

责任编辑:尹志勇 刘青

责任校对:黄黎丽

装帧设计:鑫 猴

责任印制:吴竹敏

出版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7679307 传真:87679300 邮编:430070)

(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9-11 层)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7679362 87679361)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 cjlap2004@hotmail.com

印刷:湖北汉兴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880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:12.625 插页:1

版次:2005 年 6 月第 1 版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270 千字 印数:1-10000 册

定价:19.00 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7679307 87679310)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目 录

001

郭 亮 GUOLIANG

我该给谁打电话

014

何 冬 HEDONG

再见，我爱你

019

白普辰 BAIPUCHEN

朱楼夜杀

028

陈吉文 CHENJIWEN

苏珊在飞

04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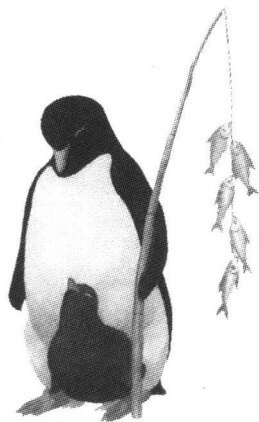
崔 赛 CUIQIAN

三重身份

057

崔益千 CUIYIQIAN

95年羊的失踪





068

冯 伟 FENGWEI

夜歌

095

冯寅杰 FENGYINJIE

EMINEM 《8英里》

花开花落终有时

128

葛 鑫 GEXIN

人在麦堂

162

郭 阳 GUOYANG

午夜

188

胡 邦 HUBANG

开始，结束

216

江易飞 JIANGYIFEI

时空

233

康 凌 KANGLING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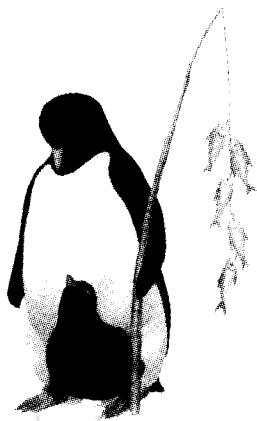
傻子

252

李知行 LIZHIXING

年末至今

- 276 吕 伟 LY WEI
落荒
第二篇优等生
- 295 庞 波 PA BO
MARK
- 306 魏春亮 WEI CHUN LIANG
以梦为马
- 318 项雨甜 XIANG YU TIAN
慌乱的喃喃
- 332 郑琰洁 ZHENG YAN JIE
镇东
- 352 周 齐 ZHOU QI
奥塞多的故事
- 368 姜 索 JIANG SUO
前世今生
- 379 葛 鑫 GE XIN
曾经十七岁的孩子
左耳不懂右耳的痛



我该给谁打电话

郭 亮

实际上他并没想到电话这么快就有人接。他拨通电话后一个劲地在心里想着，千万不要通，千万不要。可电话竟奇怪地通了，“嘟——嘟——嘟”，一声又一声绵长的声响。他又想千万不要有人接，千万不要。“喂，你好，请问找哪位？”“嘟”到第三声的时候，那边有了这样的声音。他听得出来，这是他老乡的声音。他茫然地望着刚被雨水冲刷过的篮球场，他下午还在这里打了场比赛，轻敌，很意外地输了。惨白的路灯光柱打在未干的地面，有斑驳的水光闪动。他注视着粼粼的水光，眼光也像晃动起来。

“喂！”她又问了声。他换了个姿势，把身体斜放在电话亭边，这样感觉舒服了很多。

“我找湛琴。她在吗？”长久的沉默后，他感觉总得说点什么。千万不要在，说的同时他又在心里默默祈祷。

“好的，你等下。”他感觉今天万事都不是按他意愿来的。“找湛琴的，是方明。”他听到那边刻意压低的声音以及嘈杂不清的声响，他想电话应该放下了。

“喂？”他听到这样的声音好像等了好几个世纪了。

“喂，是我。”



“我知道。”他想她还是能分辨出他的声音的。“有什么事吗？”

“没什么事就不能找你吗？”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他们的谈话有点像打冲锋了，他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或许她知道，他想。

“呵呵！”她的笑声还是那么清脆。

“我们有很久没见了吧？至少有两个礼拜了。”

“是吗？是够久的。”

他看着女生宿舍那头亮起的灯光，心想或许哪盏就是属于她的。

“我真觉得，我都有点对不住你了。”他还是不善于说谎的，他感觉到自己的脸在火辣辣地烧，幸亏她看不到。“我好像没尽到一点点责任。”火烧得更旺了。

“别，快别这么说。我知道你这段时间忙。”

忙？她知道我忙些什么吗？他想。然后就是沉默。

“喂，说话呀！”还是她先扛不住了。

“我在听你说。还是你说吧，你说。我喜欢听你说话。”

“你那天不是说有话要跟我说吗？现在可以说吗？”

“是吗？我有说过吗？我说的是我们两个得找个时间好好谈谈了，真的，我自己也弄不准最近到底是怎么了。”

“现在不可以谈吗？”

“我意思是我们应该见个面，我们也有很久没见了。这礼拜你回去吗？礼拜五晚上我想请你吃饭，顺便给你说说事儿。”

“我觉得真没这必要。有什么电话里面不是一样说的吗？”

“这礼拜你回去不？”他想他还是很坚持的。

“还不知道。到时候再看。”这是否算是一种敷衍呢？他



想。“你现在在哪里呢？”

“在给你打电话的地方啊！”他懂得适时地调节下气氛。
“在外面，刚从图书馆回，雨停了就想起该给你打个电话。”

“难怪？”

“怎么回事呢？”

“难怪这么安静。你们寝室都很吵的。”

“是够吵的。那帮小子霸着我的电脑打牌，还放滥俗的音乐，够恶心人的了。”他想，或许现在还有好几个人围在电脑跟前。

“这么晚了你不回寝室吗？”她像是突然想起什么似的提醒他。

“怎么，就赶我走了？才10点半不到，就回寝室干什么？”

“不是，你们宿舍楼是10点半上锁，晚了等下你进不去。”

“现在改11点了。再说就算是晚了，我一样的也可以爬铁门进去。你忘了，我军训的时候就……”

“打住，你都说过多少遍了。教官请你和陈超喝酒，到晚上两点多才回，然后穿着军训服的你们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越铁门，顺利回到寝室睡觉。你们是2002届里头最早爬铁门的学生。接下来的故事你还会这么说？”

“呵呵，都被你猜中了。嗨！”很重的叹气声，他感觉到自己的气流穿过话筒，像刚刚敲打地面的暴雨。

“怎么了？”她还是有点关心自己的。

“没什么，心里有点不舒服。想随便找点什么来发泄下。”他琢磨着是不是该把肖妮的事都告诉她。

“莫咯。”她跟他讲的是长沙话。他曾坦言他会为了一个女孩子特意去学一种方言，到现在，他已经懂了好几种方



言，但还是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女孩子。

他望着头顶重新聚集起来的乌云，黑压压的一片，也许等下还会下雨？

“说话呀？”她提醒他又已经沉默过一段时间了。

“天好像又得下雨了。”他心不在焉地像是在自言自语。

“那你快挂了电话回寝室呀。等下又感冒了。”她还记得那次两人一起冒雨逛炎帝广场的事。

“我在等等下雨了，会不会有个美女给我送把伞过来。”

“呵呵，你就等着感冒吧！”很爽朗的笑声，它在什么时候曾属于过自己呢？

“唉！跟你说呀。那天张静看到的其实是我同学。”

“哪天呀？”

“就那天和我一起的那个女孩子，我去河东买东西，正好碰到她，就顺道一起回。那天我看到张静在打开水，我还问她你怎么没过来？”

“哦！知道啊，你跟我说过的。那天我有点不舒服，就让张静替我打的开水。”

谈话持续到这里，谁都不知道该如何继续。他将话筒从左手换到右手，又从右手换到左手，最后终于落在左手上。

“挂了吧？我好像听到打雷声了。”

“是吗？”他侧起耳朵，很认真地去分辨嘈杂的各种声响，似乎真的有轰隆声碾过西南角的天际。“我正好等哪位美女给我送伞过来”

“哈哈，你可是贼心不死啊！”听着她爽朗的笑声，他想，或许这辈子就这么够了。

“湛琴。”他叫她的名字。“湛”姓很少见，他一直以为是“陈”的变体。好像有位女作家是叫湛容吧，写《人到中



年》的，字典上的解释是“相信”的意思，也可作“的确，诚然”解。他想或许她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姓氏所蕴涵的意义吧？

“嗯？”他能想象得出她应答时的可爱表情。

“湛琴。”他又叫。他想，以后可能很少再有机会叫她的名字了。

“干什么？”

“没什么，叫叫你的名字。”她能明白他以后将再也不能这样的唤她的名字吗？

雨下起来了，一点一点地，由小变大，到后面就连成了一片。电话亭刚刚好容身，他清晰地听到雨水敲打钢化玻璃的声音。

“下雨了？”她问。

“嗯。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“我听到了。雨水在敲打电话亭？很大？”

“嗯。都被你猜中了。”

“有美女给你送伞吗？”

“呵呵，吃醋了不是？”

“鬼扯呢？下雨了，早点走吧？”

“不忙，回早了也睡不着。再说呆电话亭里也淋不着我。”他本来想说淋病的，想想这样的玩笑还是不能跟她开的。

雨越下越大，他不得不把身子使劲地往电话亭里头靠。蜷缩成一团，像寻求某种保护的小动物。他想，这样子她见了一定会心疼的。她从来就是那种太过善良的女孩子。

“你跟李小微的关系好像还蛮好的哦？”她问。

“嗯咯。那天晚上她请我吃夜宵，碰到了我同学，我跟我同学说她是她女朋友，我同学还当真问我是不是真的。哈



哈!”

“是吗?”

“喂!你怎么就没点反应啊?”

“什么反应呀?”

“你就不怕李小薇把我给抢走啊?”他特激动的嗓音不知道吓着她没有。

“抢走就抢走呗!反正脚长在你身上。走哪里去是你的自由。”她拿不准他到底是不是在开玩笑,于是也以玩笑的口吻回复他。

“文学社你还在做没有?”停顿了一下后她问他。

“没做了。我现在什么都不管了。自己的事都忙不完。都交给李小薇了,她还是有一定的管理能力的。”

“那你就这么跟我们文学社脱离关系?”

“什么脱离关系啊?说得正式点的。网站还是归我管理,毕竟是我一手创办起来的。”他还记得和朋友一起熬通宵做网站的事,那夜可抽了不少烟。烟呢?他习惯性地往衣兜里掏去,只有一个空盒了。

“哦!网站我上次上网的时候进去看了。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在上面发文章啊?”女孩子对这方面就是比较笨拙,他想。

“当然。不过首先你得注册。这样吧,你下次来我寝室我教你咯。”他总是乐意给某些人做老师的。

这雨好像还没停歇的迹象啊!他望着自己随手扔掉的空烟盒,——雨水汇成小河——已漂得很远,白白的孤零零一张纸,空旷得像整个世界。

“哎。”他和她几乎同时开口。“还是你说吧!”他谦让道。

“你先说。我……”——“对不起,您还可以通话一分



钟……”——她还想说些什么，后半截话却被这扫兴的余额不足通知给淹没了。

“操！”他压低声音骂了句。“等等我，就回来。”他等语音系统自动提示音完毕后交代她，然后一头冲进了雨幕中。

超市还没关门，买了张30块的IC卡，硬要10元。早几天买还是9块5的，他跟超市收银员还价未果后像是自言自语道。走到门口，又像是想起什么似的折身返回买了包烟。

又是冲刺来到电话亭，插卡，拨号。“嘟——”长音只响了一下就有人接了。

“刚干吗去了？”她还等在电话机前。

“想不到那电话卡就没钱了。”他像是自嘲般说道，想想又觉得这样说还不如不说。

“我觉得真没必要，……”她像是还想再说些什么，等了一阵子终于还是什么都没说出来。

“没什么的，反正我也得给别人打电话的。”她总觉得让别人特意去为她做某事，她会良心不安的。他也不知道该如何安慰她。

时间在彼此的静默中一点一点地流走。他拆开烟盒，拿出一根叼在嘴里，话筒被他用脑袋夹在左肩上，空出来的左手挡住来自四面八方摇曳不定的风，右手使点劲按了下打火机，就有蓝幽幽的火光冒出。烟点着了。他重新将话筒握到了手里，严严实实的，像怕它忽然长脚跑了似的。他想她一定听到了，整个过程中电话听筒不断地被触动着，可她为什么不吭声呢？他将整个身体又靠在电话亭上，狠命地吸了一口烟，又长长地朝天吐出一口，惬意！

“在干什么？”她终于开口了。

“在给你打电话呀！”他猛然意识到才跟她开过这样的玩



笑，这就一点也不好笑了。

“你在抽烟？”她的疑问带有很大的肯定性，如果不是语法要求，简直就可以称之为设问了。

“嗯。”他默许。同时更加用力地吐出一口烟雾。他看着渐次消散在头顶上空的烟雾，觉得人生也不过如此。轰轰烈烈地在世上走一遭，到最后还不是如烟雾一般消散在众人的记忆里。

“你不是说你不抽烟的吗？”他能感觉到她的语气一点也不惊奇，这倒有点出乎他的预料。

“以前是不抽。烦着的时候抽一根很来劲。”

“什么时候开始的？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？”她真有点刨根究底的架势呀，他想。

“忘了。”他知道他没忘，从那个人离开开始，他都不想去想那个人了。

“你都不像我以前认识的方明了。”他能感觉到她那边刻意压制的情绪。

“是吗？”他将身体抽出来一点点，雨好像小了，头靠在电话亭内侧仰望着自己吐出的烟圈。4个，5个……他在心里默数着，他忽然发现自己有吐烟圈的天分。13，14，15，又吐出三个。他都有些得意了。

“我知道你最近过得很不开心，但你也完全没必要这样呀！”

“不，我过得很好。”他固执的回答不知为何显得如此没有底气。

“其实我那天就发现了。”

“哪天？”



他听到电话那边有些嘈杂的声响，毫无疑问，她那边在将电话换手。

“就吴玄请吃饭的那天。”她那边似乎下了很大的决心，长久之后才以很重的语气说出。

这么说她都知道了，他身体抖了下，然后烟头毫无征兆地掉在地上。

“吴玄请过很多次饭啊！”他还想坚持。

“我都知道了，肖妮都跟我说了。”

当他听到从她嘴里说出这个人的名字的时候，心又绞了下，然后无力地靠在电话亭边，一句话也说不出。

“其实有很多事情是不能勉强的。”顿了顿她又接着说道。“那天肖妮跟我讲的时候我还不信，想着你那天吃饭时的表情也不由得不信了。”

“是吗？”他现在只想快点结束这场谈话，他无法预料接下来的时间他还有什么可说的。

“你只是无法接受这个现实。你最好的朋友背叛了你，还有你最爱的女人。”她已经完全不顾他的反应了，话语犀利不留一丝情面。

“我不知道你怎样看陈超，但我想每个人都有追求自己幸福的权利。”他明白自己的话苍白无力，就像春日的毛毛细雨落在湖面上，不会留下一丝痕迹，但除此之外，他还能说些什么呢？难道他该像个市井混混样破口大骂，用最恶毒的语言刺伤自己曾经最爱的女人还有朋友？也许这样更像他自己，但他做不到，仅仅因为他还爱她。

“幸福？你想过自己的幸福没有？你一直都忘不了肖妮，这点你谁都瞒不了。不是吗？”

“不是。你既然都知道了，我就坦白跟你说。我什么都无所谓了。”他激动得抖着身子又点燃根烟。



“也许在外人看来确实如此，你每天装得比任何人都过得洒脱，但恰恰你正是用这些来掩饰你内心的怯弱。你又在抽烟？”她的话总是准确无误地刺中他的心底。

“没有。”他狠命地吸了口烟，接着坦白道。“有点冷，抽口烟暖和些。”

“我昨天又碰着肖妮了，她说你像个民工。”

“我根本就是个民工。”天啊！怎么又下雨了，这雨好像还没个完似的。他想，家乡的谷子应该到收割的季节了。

“呵呵，我可没说哦？”她爽朗的笑声让他的心暂时温暖了下。“你真忘了她的话，就不会在那么多人面前，当着她的面像个民工样的大讲荤段子，这可是肖妮说的。”

“跟你说了，我本来就是个民工。”他不觉得这样的坚持还有什么意义。“我说湛琴，我们说点别的什么好吗？”

“你还是不肯承认。”

“我们说别的好吗？”他几乎有点求她的意思了。

“好吧，无论如何，肖妮……”

“喂，我们说好了说别的了。”

“对不起，你说吧。”

他真不知道他该说些什么，也许在这样的夜，这样的两个人，说任何东西都会有伤感的情绪蔓延其中。

“湛琴。”他还是觉得叫她的名字会让他心里好过点。

“嗯。你说就是了，我听着。”

“你说我们两个到底算什么？”

“什么算什么啊？”

“就是说我们的关系。”他考虑了下，终于还是问了她。

“朋友啊！很好的朋友。”意料之中的答案，她已经说过很多次了。

“我跟你说过没有？”

“什么?”

“就是我喜欢你。”

“别开玩笑，我们只是很好的朋友。”

“我记得我跟你说过。那天太阳很好，我给你买的是草莓味的冰淇淋，你说你喜欢草莓味的。然后我带你把整个校园转了个圈，我们学校太小了，记得我当时是这么说的。那样的场景很适合抒情，然后我就说了这话。”

“讲点别的可以吗?”轮到她说这话了，想想可真滑稽啊!

“还有。有次我们一起吃晚饭，完了我要你跟我去操场走走。那还是12月，天已经完全黑了，操场的角落是恋人们紧拥在一起的浪漫。我也说了我喜欢你，然后就很快地搂了下你的腰……”他仍自顾自地说着，像农村老太太样地念叨着自己的陈芝麻烂谷子。

“别这样说了好吗?我已经说过我们是不可能的了。”

“为什么?是因为肖妮的原因吗?”他已经说了不再提她，可……

“不是。那时我还不认识肖妮呢。”

“你表哥?”他还记得她写给他的信，以及信后附着的那小说，他一直以为这样的情节只会出现在安妮宝贝之类的书中，可这竟成了她拒绝他的理由。

“可他是你表哥啊!而且他已经结婚了啊!”

“不是这样的。你根本不了解，一切都不是你想象的那样。这对你不公平。”

“我从来就没得到公平过。”他愤愤地想起了肖妮。

“有时候你有点钻牛角尖。真的，不是我说你，这很不好，对大家都不好。”

“你的意思是我该像个白痴样的，装做什么都不懂，就



像对待肖妮一样。”绕来绕去又绕回去了，真像个挣不脱的冤魂啊！

“哈！你还是承认了。”

“对不起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又说回去了。”想想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。

“很简单啊！证明你根本就忘不了她！”他想，这时她的表情一定很可爱的，可他一点也高兴不起来。

“好吧！湛琴。我们不说这个了。”他用右手的中指和拇指将烟头很潇洒地弹出，像个抽烟多年的老手。烟头在黑暗中划出道红色的弧线，转眼就没人不见。烟抽完了，故事是不是该就此完结呢？他整了整被雨水打湿的裤脚，粘粘地沾在身上，极不好受。

“好吧！最近忙什么？”

“不知道，什么也没做，也做不下去样的。”

“还在写吗？”

“我不知道这样的状态还叫不叫写？有时候我晚上坐在电脑前面，真不知道自己是在干什么，或者说我该干什么，亦或我这样坚持下去的意义是什么？我是真不清楚，这样盲目的敲打于我真有意义吗？”

“有点急功近利？不是？”

“没有的事！我已经大三了，再有还不到一年就毕业，我总得在大学阶段干点成绩出来，叫所有人看看。我并不是他们以为的那样！”后一句简直带点咬牙切齿的味道了。

“你总是这样。你其实比任何人都要好强。”

“是吗？我倒不这样认为。只是有时候特想找个人好好说说话。”

“就这么简单？”

“嗯。很多时候我要求其实并不高。唉！算了，你不了

